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浪語集卷三十四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朱上林

浪語集卷三十四

宋 薛季宣 撰

行狀

宋侍郎代作

曾祖玨妣戴氏祖楚妣鍾氏父道元以公贈右中大夫妣林氏贈令人公諱之才字庭佐溫州平陽人其先世有潛德公幼莊重樂與賢己者處羅陽俗舊淳固先中

大始褎書教公問學迨其官達士子爲彬彬焉政和八年公第進士調貴州主簿改教授京兆府學恥自衒爲干謁知已者少積十八年不遷故右丞忠簡許公力推挽之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踰年改京秩時講戰議未決黨論紛起公戳然中立亡所附麗又五閱歲稍遷校書郎歷考功員外郎國子司業權吏部侍郎爲大金生辰使歸報太上皇帝喜曰宋某姓名稱矣亟將晉用屬公以冢子及夫人氏之喪固求閒佚加敷文閣待制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當時朝士多以罪行惟公力自引去士夫歆艷祖道傾一時鄉居十年𣊬然忘官官意徜徉田里或不知其侍從之臣起知泉州州人便安其康簡富民有罪繫獄中吉釋之而公不貫繼以尚書命至公曰吾守臣也不可抗朝廷之命敕乃出囚而老民吏聞公引疾則競走浮屠祠禳禬借留于神移知衢州不拜因得以宫觀歸不五年間四乞骸骨紹興三十一年遂以朝奉大夫致仕今上登極覃轉朝散大夫乾道

二年七月戊辰以疾卒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七贈左中散大夫累封平陽縣伯食三百戸娶會稽王氏贈開府錫之孫故朝奉大夫輿之子封令人子四人長男中甫及長女皆先公卒次女歸右從政郎後處州麗水縣丞趙良臣男直甫右承奉郎後房俞氏出也有自次文五十卷曰雲海弊帚雲海公之居士號也家有雲海後集三餘録詞林合如干卷公雅有至性初太令人將葬而雨壙中水溢憂之一夕而鬚髮變立朝尚持大體不潔

潔以取名未嘗輕易發言言之必有當也方北鄙未定公因轉對請擇威望重臣經理淮甸與諸大將維持攻守以固吾圉洎南北講解則請不忘警戒振淹滯眷民力收兵柄固基圖為持久計又勵聖學以自强不息乞詔四方知愛民意皆切時病中事機其論財計謂當量入為出以節用愛民論任使則請度人所宜用其所長論海刼即欲責任土豪而屬統於沿海之制帥言皆簡而理當所請置書太學班在仕者通家雜坐之禁裨益

風教此其意度不淺紹興七年詔書以秋旱許中外上封事公奏疏謂當以實應天去六弊修四事其六弊曰民力凋瘵曰守令非人曰吏員猥冗曰功實不覈曰賞罰未明曰將士驕惰四事曰上游淮南宜置帥安集曰盡人事以待天時曰立事者必有成謀又當持之以固曰人君當有立志至誠可以感天又論進言者患不能盡聽言者患不能擇是非並進惟虛心公聽乃能擇之漢張釋之言便宜孝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

也臣不敢為甚高之論願陛下無忽而聽從之晚與時相論及大儒相謂大儒不可多用公知其意証曰大儒患不多有用多何患時相色動公即請祠以歸觀公扶時告後之言可以知其拳心持已之所在即其言少見施用豈苟然而已哉公之歸卧于家憂國之心未始替也常曰吾老不能為國家陳力每一念之則申旦不寐蓋其學深自養常超然獨得志有所定單見莫之識也律身端謹曾不矜持於外其當官稱是立不易方而為

名德所尚於時鮮所偶合故其屏處多於在仕之年邑子請教於門人人各厭所欲善士資其矜式自謂得師晚年築室瑞安縣之峴山於周與原自為壽藏製素衣一稱曰吾終必以是襚先此一歲自言明歲當死疾寢屏去藥餌曰吾心中無一事矣誦伊川先生克己之詩以歿遺戒毋侈吾墓毋建宇築闕終始一槩死生不易其介焉直甫卜以歲十二月壬戌大葬走書屬某紀公行實惟公偉望碩德為時名臣鄉閈老成於今為最某

年視公上下知公尤悉大懼風誼闕逸何以典型後生勉書以待賢者之銘且備史官採擇雖文多累句於公無愧辭云謹狀

劉進之代作

紹興二十七年故侍郎張公九成知溫州初下屬部惇禮賢者以美風俗郡長老上枏溪里人劉君鄉行張公以書致酒饋曰公孝於親悌於長孝義聞於鄉里敬致州郡禮焉既而力延請君正州學初君以風誼為鄉閈

信服雖強悍小人素難與言者於君無不敬愛里有爭競輒就平處或為不善於室率自警曰劉學正得無知之乎同郡賈司理如規與君俱以善稱一鄉人士諺曰遵樂成不見賈元範枘溪不見劉進之是浮洞庭而不嘗橘之食也其見重於時如此君諱愈字進之幼穎悟篤志於學試郡三舍屢入優等薦丁艱棘不克薦四十棄場屋遊志於浮圖氏學號無相居士其先世友愛至君兄弟益雍睦三世同居無一言之間君問不及生計

弟某亦任之不疑視兄弟子若已子然皆終始如一日家豪於貲未嘗以訟至官府或加之無禮往往笑不與校君為人方整至誠出於天性不妄言笑終日危坐凛如也盛暑不解衣帶接物温粹見者必肅嚮人無纖介之僞而莫敢欺以不情聞人之善喜見辭色常稱引以訓子弟見稱人之惡者謝曰幸毋及此知識有過時時面為告藳退不以語人嘗止僧舍有竊君卧具而得者君曰是非吾物即以予之善與人交少所與遊皆知名

士賑其貧者至為解衣傾囷盡不一再然常不待其有請後多賴以卒業為世顯人客來無貴賤輟食見之無倦色有求無不遂其所欲或以無擇為訾君曰吾以救窮而已其門故多貧士至者相踵君未始以有亡為辭其飲食之不事豐腆資之亦不過厚所濟甚博其施得以有常行道雖飢不先僮奴而飯當食而見餓夫常推食命之食輕於財篤於義憂人之憂不啻於已鄉里利害必以身為倡始力興除之臨事有立推撓百端不為

阻鄉人之喪貧而不能舉者每斂以棺而瘞以地且資金粟以佐其費歉歲為糜待餓者率以為常稱貸必先最貧下者或謂君將無所取償君曰能償者人已與之吾獨不忍此為溝中之殍耳焚券已責不少靳已已秋旱明春大飢君博謀賑贍之其家山樵采不禁恣民伐薪鬻之以自給擇地不毛道嶮巇者買庸鋤治又身請貸於州詣州敎授丏為先容敎授為君具食君不下筯曰鄉人餓且死尚忍安食於此耶在坐客竦然起從君

見州將州將慮民逋負難其請君即乞以家砧基簿為質得米三百斛歸與並鄉大家分計近居之下戶給之貧者咸賴以活其秋君獨不收前貸代出私廩還官甲申春不雨者三月大無麥苗農田不復播種方乃歲困颶風因之以飢疫貧民挑蕨根舂餈充腹或盡室脹死去而操瓢以乞者載路時守倅俱闕莫有任賑民事者君合鄉民雩祭吁嗟至於感泣因詣匭論奏請發常平倉米以紓民急仍降祠部度牒畀郡轉糴他道以故端

明張公蘭鄉典之舊詒書約為已助上為惻然聽許無一不如所乞會郡太守袁公孚奉宣詔旨司戶劉公朔實左右之君與鄉人徐讜求賑救之方得趙清獻公救菑記以獻袁公榜於座右視以為法為是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孩提之委棄者得以長養君之居里亦緣君得官米以給全活無慮千萬計其端皆自君啓之初中谿有石障流號石斷自谿濱潮民之架木為摽隠水以捕魚者幾二十處舟行多覆溺患君與同閈陳

常顧民聚石更石斷水道白縣撤擴去之谿流遂安君
既功存鄉人鄉人莫不倚君為命士夫之賢聞君名者
以未及識面為恨享年七十有一以乾道二年七月一
日卒屬纊精爽不亂自為韻語二十四字仍遺書戒子
孫以儉約近鄉居人識與不識無不嗟涕至有為佛事
資冥福者有詩詞雜著一編藏於家先夫人周氏蚤世
後夫人韓氏生子七人士直某某士享先君卒君雖布
衣常有經濟大志讀書講論事緒紛沓不暫休聞國有

難戚然憂形於色方臘起妖人呂師囊趣和之反黃巖陷樂清犯柟溪抵菰田管界巡檢陳莘以郡兵三百人拒之居人惴恐多逃去君始壯歲奮不顧身曰寇至則吾鄉無噍類忍相隨為身地耶因自贊從討賊賊軍依山壍水為固陳徑進有輕賊心君曰賊營憑据巖險官兵素不習利誘致平地乃可擊耳陳不能用君辭不行官軍半渡谿賊決積水灌而下官軍大敗陳與鄉豪李徹及其弟充死焉君以二李公贈䘏不加為之傳以表

見於世甲戌歲比不登諸鄉艱食姦人譙起託借糧為辭聱刼鄉疃稠樹村黨最悍水陸為不通郡遣邑尉圖之尉止中道不敢進欲起鄉兵討捕君曰人心方搖當鎮以靜臨以白刃必將激而為亂矣單馬至渡潭酒坊呼酋首二三人命坐諭以禍福皆惴然感動即日罷歸他黨亦聞風而定郡鹽課積增至已巳歲歲七十四萬八千五百斤有司艱於猝辦輒賦予民寸産之家無免者按月征斂吏緣為姦類畧豪強而增數細民係縲於

官無虚日因以破家者不可計君遣士直偕鄉人王大
充訴於監司臺省得免增敷數萬斤猶以未足寛民遣
甥盧緯倶士直復言戸部請蠲歲課之半時司邦計者
聚斂方急甥子久客困沮而歸君又遣之始末六年費
損家資鉅億計沮撓非一君毅然無倦雖一餉頃常疚
懐最後州人龍圖閣學士何公溥貴於朝為主張是減
年額二十五萬二百斤盡罷下戸科抑而上戸所出亦
輕衆始笑君之迂既乃喜其幹而能立今皇帝即阼詔

書求直言君以今方邊與取守方畧要有人言之至如內治所不可緩著書曰治詳覽以進內陳自治之策在清其源凡十數條皆切治道奏下三省看詳不報君曰臣言雖微有補聖治顧主上未深察耳復因郡置録進後朝廷施行數事大畧與君論合世之好議論人者妄意君之自奉簡素急於利物晩喜讀西方書不愛金錢佐營塔廟謂修福田利益不知君之才器識有大過人者不為世用故不難施予放意物外以自適所為數事

雖得時聞人有不能辦而君居鄉里處之裕時用行誼信重於州閭閭非一日之積也士直等卜以歲二月某日塟君于某鄉某山之原將𦵏録君行實屬某狀其平生某少從君遊知君為悉是固朋友之職無所復辭為次比以待立言君子為之銘言雖不文亦將託君之名以傳不朽云爾

陳益之父 代士昭兄

父之子謙初以文章試太學聲名藉甚某主敦宗南院

道莆田過故人著作劉公夙問後生之賢某以謙對劉言謙之賢者皆以其父夙前教授温州時謙以諸生講肄州學夙喜其質明鋭為痛裁抑以成其材退常憮然於中不使謙覺之也其父即知夙為有意琢磨其子夙心知其賢於人顧未嘗識其面某曰君得之矣君所知於陳公者教子一事公之鄉行有足賢者某嘗聞其人矣然於鄉之老成雖雅知其名非身察知其賢不輕言也嘗與公會望其容色温然和粹聽其言語簡而誠慤

意非常俗之士問之公也始知其為鄉里推重之有以能教其子以立門戶若天道之報然某之迎家而歸會公將塟謙與兄某某弟某某某共裒公行將求名士而銘之屬某叙次其文某辭不得謝為直書其事焉公諱敦化字某其先家福唐五季亂從橫陽又遷永嘉鵬飛里世以輕財嗜義德施於鄉公生九年罹方臘變鄉之平居為不善者羣不逞嘯屠之而共芘匿保公以全十五丁父艱二弟皆幼公奉母夫人經理家政井井有條理

夫人一食不飴公輙憂之見顔面方疾湯藥非親嘗不進遭喪廬墓左哀慕至老不衰兄弟相友及見二毛不忍析異公性夷曠不立城府與人接無纎芥雖麤夫單婦三尺童子一皆詞情温厚有以慰懌其心家累百金益能增侈先德之施伏臘之外率用振業族黨鄉閈之急難餘以修治橋梁平夷道路無留者凶歲人多閉糴常發私廩平價出之賑貸單貧孜孜不倦鄉閭信服其誼爭訟多不之官府得公一言即時解散鬭狠為是益

希少公雖蚤棄書學所為常與理造經界行縣選公平比鄉之賦至今稱其均一金人逼淮甸又請公治鄉兵時諸鄉繕甲騷然公格令不下曰此但擾耳鄉民賴以無事而他鄉兵亦不成部伍家園有竹萬個二古梅公常笑傲其間陶然自適萬事不以挂念客至無不傾倒皆嘆其古君子也盡心教子迄能有所成立暮年譴上名禮部人謂公世殖善不顯天其或者遂將侈大其門而公不卒見之也以乾道二年五月六日卒享年五十

有五鄉人於公之疾日奉雞豚祠祀禱祈死之日咨嗟相顧有為之流涕者嗚呼公何以得此邪公常自言不能利澤於世遺愛一鄉足矣以匹夫而澤迨鄉里賢矣哉子男五人女一人卜以歲三月某日𡌛公於郡西岑之原列其行事如右

高府君代百七凡作

福州長溪縣桐山高擢字邦貢年六十六

曾祖昴　祖世軌　父南仲

公之先家福州懷安縣之石岊亭五季亂辟地桐山世隱德弗耀公幼孤頴脱嶷然與羣兒異事母篤孝未冠母卒哀毁不勝喪事伯姊撫幼弟内外無間言剛毅端方其資性然也嘗舉進士有聞於時中年即絶意功名以吟歗自適意有所寓一見之詩篇一時聞人多與之賡唱喜數術其學視司馬季主莊君平雖不以此自奇人扣之命歷亦為應荅無倦與物無競或以非禮干之公接以誠往往為退聽人服其不校然宗黨有過公未

嘗假之言色則其為內守可知也性尤喜迎師敎子不論道途之遠近常以立身揚名訓飭子弟疾寢猶肅子孫至牀下而戒之曰而曹善守世業睦於上下無為蠹物害人則身事畢矣卒以紹興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鄉閈聞者無不傷之娶陳氏温州平陽人甚宜其家行年今七十矣識者知壽考之未艾子男二人曰桂曰明能率父訓皆進士及第女長適莆門陳玗次適忠翊郎陳奨再醮於宋洋方汝楫孫男宗郝宗郭宗鄭宗鄹

女適同里王克人皆舉進士將葬其孤桂明得卜於山
門村之石函原期以歲十月十四日復土而求書於某
故摭其行寔以竢立言之君子為之銘云

祭文　弔文附

祭蕭師文

維紹興二十有七年歲次丁丑八月甲午朔二十二日
乙卯故吏具位薛季宣謹遣家奴以清酌之奠昭祭於
故府制置大安撫閣學侍郎河南之靈嗚呼孰謂蒼天

恒與善人即事遐觀夫何不仁胡為我公道弗克信嗚
呼哀哉惟公之德清通諒直不侮於鰥不田於力能柔
能剛惟道所適惟公之度猶天猶龍大而不嚣變而不
窮宇宙寥廓細微不容惟公之摽喬松金石鍊磨不磷
寒凉不易立懦廉頑無煩訓敎惟公之行準石左規惟
矩惟繩則莫我違化行鄉郜民之羽儀惟公之文渾乎
六籍何幾不研何隱不賾發揮煥焉造物無迹洪惟我
宋網羅儁賢峩峩大科龍門則焉公躍而登如拾芥然

柏臺峭清華省焜焜尊禮大臣既丞既長阜鵬得譽百
工讚仰封禺天台三輔要藩俗阜而蕃猾察其間坐嘯
亡何面華雄姦自陜而西召伯所處通邑大都幾半寰
宇內而黔黎外而師旅五侯牧臣我公主之封豕長蛇
我公去之惟善惟良我公子之孽臣柄朝心期不黨口
鑠鏐金舉賢於網民望攸歸曷為其囷皇帝曰吁於維
錦城日廼鎮焉民服惟誠棠陰敝芾謳吟則興君其西
歸往終廼事政成亟來福我赤子公拜稽首受賜青瓄

民睹舊儀從服教言治稱流聞頌聲雜然皇帝曰都爾

護諸將桴鼓絶響刑幾無用厥績懋焉德惟懋賞華閣

邃清墳典攸藏儒官增秩厥有舊章民惜公歸非余爾

忘詰揚王庭士夫交慶吾道其東蜀人何幸指日維期

王之畀政如何不弔天不憗遺梁木斯壞喆人其萎倣

仰焉取民兮疇依龍輀東輳旐丹爰舉歸賵追榮戚我

明主渥矣寵章君乎何所嗚呼哀哉緊予鯫生叨世通

家曰也清池泛以芙華飲之食之恩意亡涯公之往矣

撫棺奚及楚惟時矣紼嗚呼執薄尊陳誠洒淚以泣尚

饗

祭周詹事文 操

惟公忠諒質直立乎本朝為名侍從循良豈弟施諸有政為賢太守天寵方渥超然遠舉既可以淬厲末俗奉身而退與世長辭亦可謂達於死生之際矣其在歲戊子拜公闕下傾蓋之見稱之曰能顧謂衆賓韙其高節將命歸朝又與公過方郡闕將辱公我期假守之來公

亦旋旆清風之會琅乎德音甫再閱旬公遊汗漫公生乎世享年寔尊名德俱髙可以無憾某惟賢之事庶免罪愆公之捨旃卬將安倣嗚呼老成凋喪誰復典刑斯世斯民可為長嘆一觴之奠聊寫我心精氣不亡可無昭鑒

祭呂郎中文大器

某昔令鄂陵公守西陽治夾長江我有將迎我有泝沿公郡之從時則我知恩顧綢繆燕豆壺觴政有設施交

相告戒何否何臧我不敢知公有令譽寔德於黄督軍新野格章不下聿靜一方閲歲彌時我㷀外邑是解銅章公升於朝我跧里巷道術相聞我來自東公分符竹信宿參商御於公所時靡間斷雲盤刻香公之令子論交許我公則云亡於時假節說於舊館如何盡傷念昔睽違仁言之贈勿懈於常悔談靜養靜非數息辨不加詳逝從似續切偲晤語斯大而章執紼無歧惟儀之奠涕泗其滂公乎曷歸鑒時精意庶其尚饗

代養志姪祭王舍人墨卿

惟公學術根源本乎性天行業施為無非自然致養北堂晨昏必親觀色無違惟時孝純發策决科光明禁途珥筆螭坳裁成帝謨載持漢節命於丹陛駕之不俟以承天子禮行簡驩乃逢讒怒志之弗伸維此之故天胡不仁仁人不壽以予外舊而仁靡究我祖仲氏實外我君君不我棄婚姻孔云顧惟寡學尚其來敎如何治命禮成不報門之未掃文人以行誰歟來者提携我後生

奠牢之設匪清匪馨於嘑哀哉君其歆我誠

祭外舅文

維紹興二十有八年歲次戊寅三月辛酉朔初十日庚午子壻河東薛季宣樂安蔣行簡滎陽鄭忱德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於丈人安撫秘閣孫公之靈於嘑真剛寧折白璧易疵醜正惟哀讒聲雄雌昔聞有之迺今見茲於嘑我公禀氣之正道德其容温恭其性節掾寒松儀言雅令奉直言君色養北堂惟公弟兄粟粟齊莊

孝德彰聞風勵一方虞庠進賢攷文以數聊且試焉亦
程其度夢親疾驚弁焉弗顧惟善降祥廣寒孔遐雲路
迢遙桂也婆娑遨焉遊焉平步煙霞錢湖帝都本兵樞
府士袂如雲羽書交午補緝訓誨咸安其所畿甸阜繁治
以弦歌民不忍欺何拙催科興起田園邀遮涕沱南江
之西長蛇勿勦收俟舉賢大廷名小樽俎折衝奠平如
掃宗盟帝胄東觀清高佐之丞之赤舌譊譊煮海摘山
則復賢勞九府司泉事聮奄署徵取無厭矯誣明主露

章上聞姦人齟齬閩嶺迢嶢分綜外臺牧臣弗事訟積
陵堆決滯獻囚迅若霆雷江沔之都寔惟南郢地控三
方邦之吭領受鉞於藩華戎絡井西州錦城師孱而愚
汚吏從衡民困求誅致毒於蠆張拳奮呼受首其時人
心雲擾使車西指政先無告發廩誅姦慰此黎老夫何
楚郊人思故君孽乘閻鑄麻起紛紜窺邑其小大而覆
車僭冠漢家增爵還鎮大盜誅夷人知恭順邊城罷柝
威聲夙震洪惟我公秉心正平剛斷而明儉節而清誰

謂鬼蜮射乎無形弭節東歸延陵故邑喜接親賓滋滋汲汲松楸拜省載忻載泣蒼天何知爵錫為災顔夢趣休喆人斯萎民無放仰於何不哀於呼哀哉數有乘除理有得喪名位式薫蔆闡古往用不盡長道其不枉公議攸歸董狐書在公志雖欝公名則大富貴浮雲公乎何愛於嘑哀哉李宣等才非通潤鑑授玉臺或時盛府蕖沼徘徊或一披雲德音孔懷龍輀載駕終天此别薄奠陳哀醪醽飯糲彷彿音容悲啼言訣於嘑哀哉尚饗

墓祭外舅姑文

某不天生六年而亡失怙恃丈人爲子擇對以爲無以易吾故人之子居四年而伯考待制始納徵禮又七年而昏乃克成其年丈人帥荆州處我記室之任越三年府罷將我西遊於蜀居半年而別別三年而丈人解荆州某覲省自東甌時丈人歸甫數日相顧悦懌樂以忘言不圖改月之�丈人捐棄舍館後二年丈人既葬某哭於尹原之墓乃復於故家抵家翌日而惡夢兆祥丈

母以其日即世雖哀傷如剔而貧瘁不辦犇喪臨不及掩後六年始展哀於墓又不能與其女偕隱情盡於中辭文曷究哀哉言之不可極已惟目丈人録我舅甥之列終始將二十年禮曰賓親愛均子姓某繇依舅姑獲奉丈母於堂愛之親之情加衆輩自人而論盖愛女者之常情生相思死相遠此德不報在某則多負矣然世第知舅姑於我之厚而殊不知厚有加於此者昔我先大夫右史下世遭在權豪之柄國妒疾讜正號稱黨人

先人以趙氏而升死和戎之議一時靳故不克收䘏其後者於理勢固宜丈人惇切舊交同攸我樂始終教字望以先人此先人感槩交情見諸先兄將仕之夢者斯蓋古人相與之義在丈人固優為之而丈母之心思我又母子如也寧以泉亭假館不忘我先宜人一日之故抑亦夫之所厚固當親厚之耶嗚呼此風不作也久矣使某微舅姑之教則令何有所立拊心愍惻負負何言惟是舅姑念我之深顧之進學愛其女子奇其外孫我

獨有涵泳六經盡心於大學之道和舅姑之愛子而教誨其外孫庶幾雍睦於家不墜我先人之緒且以慰舅姑之心於九地之下或可以無憾雖然今日之事固已負初心矣一杯之奠悲欲忘生嗚呼哀哉惟神靈是鑒饗

祭大舅文

惟舅至德渾如湛然太虛其行如寓其止如愚中年病忘弗占卦兆人冀其瘳孰知其道在昔華子其忘是若

俗儒見悟終然靡樂舅也善忘胡寧勿藥匪究其終曷知其至形寂神存脱然以蜕春言世士惟疾之憂如舅之全夫復何求諸甥舊館於渭之陽於舅之亡能無惻傷舅與天遊曷來曷往薄奠傾哀君其肹享

祭諸葛夢叟母文

惟靈盛德宜家貞心專壹衆子盈前母儀如一錫之休祥五福來備室家溱溱克大而熾家督之賢成身於學科級之衮奮蹩載擢爵雖庶士寵則榮親天道昭章其

壽惟仁如何不淑祿未及養棄之如遺孰司消長於乎夫人可以無憾子之才斯豈無世鑒某等屬聯姻亞託子之知卜鄰方幸女婦其儀遽聞哀訃曷惟其惻酹以傷之庶歆微瀝

代四兄祭劉氏舅母文

劉薛之昏自今奕世眡彼朱陳允隆不替惟彼朱陳鄉俗是因道義承承惟吾舊姻厥姻惟何曰惟母家玉鑑余歸其儀孔嘉自我先人清貧有素渭陽下盼不忘其

故婉孌息女蘋蘩奉之豈如他人土風共之於惟舅母秉德靜專令子賢孫清芬世傳謂余弱子祖姑是式饋盥之行會共婦職何天不仁舅母云歸稚子家居何放何依舅母之賢師言是傚儉德云共敢忘答教蕙蒸蘭藉哀以言誠願踵清風芬其德聲

堂祭四二叔母文

嗚呼古之至人固有坐脫而立亡者吾聞其語矣豈若吾身親之哉惟靈見稟德之和清揚有婉相而夫氏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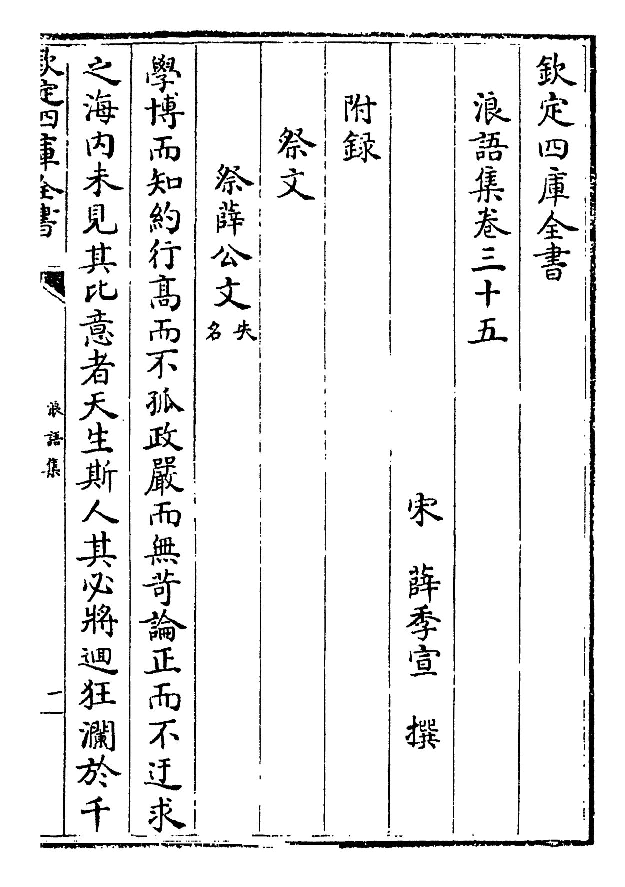
大吾門鞠育遺孤母儀可則宗姻婣睦人無間言方為女宗以式諸婦胡為不淑棄之如遺抑且外死生天數冥合將行留自在與造物俱邪吾不能知有見其臨終者矣世之男子盡心於性命道德之說始終一是不為物閡者誰歟茲靈之亡固有不亡者在陳哀一奠家有常儀

代七乙叔翁堂祭廿九伯母文

惟靈以慈仁婉淑作嬪吾宗家道寖昌日益隆大起其

夫氏靈有力焉子孫詵詵五福備具鄉非積累之厚何
以臻此雖天道不偶元子淪喪而靈之家室自己而興
聖善之聲湧溢鄉閈亦可為無憾矣吾家失此賢懿後
生何法焉哀酹有儀敢忘其故於乎哀哉尚饗

浪語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浪語集卷三十五

宋 薛季宣 撰

附録

祭文

祭薛公文 失名

學博而知約行髙而不孤政嚴而無苛論正而不迂求之海内未見其比意者天生斯人其必將廻狂瀾於千

載之絶學建功名于萬里之亨途纔小試而奪之蒼蒼者又何其忍乎公之守吳余在故廬我來剖符公歸里居固嘗服髙風於踐履之舊聽宏論於謦欬之餘方將日親直諒多聞之益盡讀篋中未見之書曾不見於幾日驚死生之頓殊寓哀情之短章灑哀淚於生芻嗚呼吾老矣不知餘生尚復見人物如公者乎

前温州州學教授樓鑰

登門最晚受知獨深人之云亡百身何贖解組東去莫

與執紼英爽如生諒歆非誠知己之報嗟無及矣尚行所知母羞九京淚盡辭窮嗚呼痛哉

文林郎新平海軍節度推官鄭伯英

嗚呼哀哉我之知公越自少年有友王子數為予言五代史記公謂簡畧綴拾舊聞期於改作公於是時年未弱冠有志史筆予用駭嘆辛巳之役如風振籜大將鼓旗亦既前却公令武昌屹然不移以義訓民曰死守之大江有靈俾君不試堅壁睢陽公實有志我益壯公恨

未識面亦恨斯世知公者鮮屬予塵第獲交常路尺書
渠渠亦莫予顧歲在甲申公歸里居始獲從公公始我
知日探所有莫見其止如以罌杓斢彼大水乃昔知者
得公之膚古有成人緊公之徒聖賢不作道喪文敝問
學事功岐而為二事功維何惟材與力問學維何書癡
傳癖學不適用用者無學為已為人在在乖錯公之探
討專用律身推而放之於以及人公之初召訪我嘉興
公之再入過我宣城凡公有言我得預聞上朂君德下

糾世紛匪亟匪徐不詭不迂斷如五穀可以療飢予曰有聞將理兩淮將畀公郡爾其往哉公曰其然當辟置我我曰從公夫豈不可儻公作牧式殿大邦臂指諸郡庶成厥功若曰專城旁非已助豈謂掣肘將敗乃事縱公有材能整其旅小敵之堅竟亦可補既而聞公將命行邊雖曰有旨招集屯田公所經見困不歸告欺誰亡實情狀斯暴出守苕霅民匱財殫席不暇煖畢以上聞帝實謂子知無不為如彼側目惡觸其幾奉祠之章句

月十至帝不庸釋姑俾須次公之來歸謂我時難瓜時
俯及當力丏閑嗚呼哀哉辰浹不見忽謂疾革亟往撫摩
僅餘微息瞠目視我欲語不能反席之頃失我良朋嗚
呼哀哉公之絶緣亦既十載罹此短折無乃刑制周子
千里唁我以書謂覲吾徒皃狀多癯潭潭其居廣顙豐
頷時則使然在公何憾我每念公音容具存望之凜凜
即之粹温縱論今古衮衮忘疲旁及制度援筆而圖雖
則云然匪曰公長公之負負諸葛子房治官訓農理財

練兵厥有成算亶其可行我曰冀公大竟設施勉策駘
鈍與公馳驅今其已矣屬之何人運斤成風袖手莫陳
公之大節亦既炳炳特書大書合垂久永我獨有見謂
當少須臾曰畏禍道有卷舒鹽梅之遭不惟其同公尚
有知我顧折衷修奠矢辭我匪我後硯墨屢乾悲哽莫
就遣車在門有慟為誰上為天下下為已私嗚呼哀哉
嗚呼哀哉
友人張淳鄭伯熊

公不壽臧誰為之咎怨天尤人非公攸好公之問學君
舉嘗道傾倒見聞窮極要妙我叙二者一語奚了由前
怨尤由後襲蹈故皆略之惟矢情抱自從公遊十見重
九半其合離常恨靡久我所未聞公必析剖一事一辭
據引精到語妥理從出我意表歲遇質疑每見輒有論
所未及詎一二數直諒多聞其倫蓋少求之古人實我
良友我齒視公十年以老公之敬愛每知其舊我履險
難公鋭為救進退揚譽公不輟口信義昭然具見肺腑

淳伏窮閻茹藜待槁伯熊亦歸相與執手每一念公西
望引脰公守苕霅始半厥考俄改毗陵其次尤後歸為
我言數奇不偶說則多矣於時何取行亦丏祠從容農
畝待次來歸已過我料況聞斯言不悶而笑私度會期
豈一昏晝接晤數四別恨方滌若公立朝以及出守中
間兩淮銜命奔走論議罷行辭受去就渴欲問公曾未
詳扣何事之遽而變之早我悼宋卿尚餘戚繞今又哭
公不但疾首同誦此辭以薦羞酒

宣教郎知温州永嘉縣主管學事周砥

天之不佑斯文耶如公之道學而施不昌天之未欲平治耶如公之宏才而用不彰議論之醇擬履之剛根六經而貫百子闡微言而蹈大方破千載利慾之謬妄掃諸儒章句之披猖蓋書無不通事無不練一話一言皆絶人意表横騖別驅窮極幽眇而究其旨歸貫之以一初無相去之尋常施之政事見之文章真所謂不見其短又烏知其所長者也斯人也而不及中壽福善禍淫

奈何乎蒼蒼嗚呼公之聲名海内所尊然形之於外者不苟徇乎哀俗之見蘊之於中者人亦莫究其所存故不知者以為徒剛而已也而知者亦僅稱其直諒而多聞知公之深不過幾人言之則大而似夸矣尚何言哉相向而哭失聲者蓋嘗登公之門者也巵酒之奠相與悼善類之不幸一哀而出涕又何止為薛君而已耶

永康友人陳亮誘陳傅良

余行天下竊有志於斯世其道德純明可為師表者孰

贄進見獲聽微言於下風退而從磊磈不羈之士接杯酒之歡嘯歌舞往往自以為一世之雄至於山巔水涯與夫窮閻委巷之間抱負所有分與世絶足所可及則必一見縱力不能自致而聲音姓字之與通晚將歸休始獲見公握手一笑語言從容心滿意愜俯首來東三年之間竟安此窮人誰不死寧公是逢又殺斯文旻天鞠凶生迺如此實死與同俯仰皇皇未知所從

持服黄度

始度試官於永嘉友陳子以尚賢溯先生之高風每服膺而拳拳追承贄而敬謁接清音之琅然天光發而外映神邃靜而藏淵緊下學兮上達左右取而逢原會九流於一貫瑩神機之通圓憫俗學之失傳徵空言於簡編儻詩書之不可應世殆孔壁之無傳若夫樂易疏通沈深靜專其識造微其動中權有如風雲之感遇籌帝幄而經綸乎徐元直李鄴侯之事業而識者謂度為知言嗟乎先生其已矣倏訃音之來前將人世之迫窄乘

箕尾而追羣仙吾獨哭而不知其慟恐斯文之鬱淪彼後生之謗薄將安仰夫北斗與泰山也念公昔者中都庇官我將從之公使淮堧改轅而歸日俟公還公出守雩我有家艱公書招我我行實難伊會之期夫何屢遷天實妨兮一見維余頑兮莫鑴奔九原兮不作咎昔行兮匪虔嗚呼哀哉殮弗與兮舉衾奠弗助兮引棺命奚難兮漬酒侑以文兮涕湲

學生廸功郎新臨江軍軍學教授王遇

人孰不有死有不知慟之為誰兮聚散固有常奈何名世之不易得兮昔遇閩風既久幸及今而登門兮吁嗟我公世方倚以為津梁兮始學志古今人心則任乎天下兮清明曠達樂於聞善而大者遠者不與茲兮百未施一乃如斯而已兮則行則藏固不在先生兮學未及傳而其徒將焉之兮世道寂寥而復不慭遺兮先生固不亡而斯人其何如耶矧遇小子受教未幾兮豈謂一見而遽為終身之恨兮臨風一酹以發吾哀兮上為天

下慟而下以哭吾私兮

迪功郎潘景憲

詹望門牆十年未得幸會適諧兩旬几席迺爐迺陶迺子迺姪公曰可教我懼不克嗚呼哀哉事會之乖痛將奈何違離三月來音不嘉爇我蔌粟剪我桑麻我復貿寠其何以家嗚呼哀哉季夏之書誘掖勤惓中塗留梗與訃俱前匍匐不及彼蒼者天尚曰庶幾執紼南阡嗚呼哀哉友朋亟告大塟有期枚日不十病軀莫支銜哀

抱愧矢心此辭詁言容止終身之思嗚呼哀哉惟公問
學純粹汪洋洙泗家法淵壥王章百不一施衣冠閟藏
繢畫日月我謂不量嗚呼哀哉予末小子禀資滯固淵
源有來竊識所據登門之晚失節之遽敢不夙夜無忝
所付

從政郎新漢陽軍軍學教授石斗文迪功郎新

州昌國縣主簿主管學事高宗商迪功郎新

州司戶參軍石宗昭

自周之徂棄置儒術百家競馳莫返於一豈其作者曾不一二匪時之還儻復旋否我宋敎興斯文是矜是長是崇是庸是登乃生諸儒以倡學士六經之明千古之秘藍青氷寒裕我後昆惟今之人有如先生顧其高明而寔中庸顧其挺特而乃疏通靡猜靡精天人之際彼佛與老無用其技靡違靡從九流會同探周索孔萬法之宗匪今薦紳而才之匱繄吾先生一有根蔕匪今師友而道之孤繄吾先生與事物俱天之生人夫豈無意

不大於施尚淑其類忽焉其已其夢其非日既零落忍

不是遺是之不遺亦已太刻我酹之慟匪直報德

迪功郎紹興府上虞縣尉沈煥

自公罷湖守東歸煥因循不拜書仙里諸友兄亦不時

通問九月十七日所識道越來語他事及公不祥之傳

煥直意其妄不復致詰走書問楊敬仲王孚仲未報樓

大防書至其月二十八日也嗚呼平生師資之地考德

就正未測津涯不圖當公春秋鼎盛使煥哭諸寢也公

之間學者驗於開物成務已而知其不可為而返學問閭里日寢光明謂不得於彼而可得於斯豈意亦不得於此耶道學未立於至聖之域朋友未得其傳授之全公志願未竟而終天乎命也夫何為使朋友至此極也煥拘繫尉曹不獲犇赴與朋友相向而哭羣居而經薄奠遠將不任悲愴尚惟精誠鑒之

迪功郎新差監提點製造御前軍器所門孫覿

正

惟公少抗志以不回學師心而有得耼淹貫乎九流探淵源於六籍召見帝所名震京邑逢辰之休取位若拾報政藩輔改臨吾州眷邦人之景慕庶不鄙而來游嗚呼惡蔓易滋嘉殖難遂何瘍之進毒不浹旬而委蜕嗚呼埋璧於山沉珠於淵返其本真公寧復還弱冠之好厥惟姻連公疾我同我後公先云胡不悲幽思茫然緘詞千里淚如迸泉

學生陳牧之等

不得其心視其所履不知其人觀其所與唯公之學浩然莫窺其裏吾考之其身則家人起愛鄉人起敬雖好議論者無所容其訾毀而求之當世則賢者欲與共學能者欲與共功自豪放猛起不屑為人下者亦恚意下風而願為之役使公無利勢無借人辭色獨何為至此收之等所以交淺而情深未及委質掃門事公於生而相與哭拜奠公於死也於乎與歸或燠休而居或傴僂而趨或危言駭世或清濁分睽殷鑒不遠宣政著龜公

則往矣我還我車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夫安知天之不果欲喪斯文耶公之不果有意於高舉遠逝耶然則和扁復生竟何為哉竟何為哉而今而後敢不遵奉法訓以無負我公也修身養性之餘誦詩讀易以畢此世也上以事父母下以聯兄弟而不復有志於其外也死而有知尚其念之

友張淳等

曰身可愛矣愛或以愆攻非其攻禍不踵旋誰謂在公

而有是焉如公材識於今幾人聞博記强貫穿古先制度之微探賾索玄時之所須天局舍旃公遇吾儕如父如昆疾莫克救徒涕滂然六載還鄉會接未歡若何永違一轉首間來陪弔賓可無一言展我哀思其日必涓

姪溶

溶少不天早失所怙每念及此痛切骨髓義方之教賴有叔父矜我孤惸視我猶子載撫載育載詔載語顧我愚戇欲報無所胡為微恙輒成酷禍庸醫妄投竟爾勿

悟屈指三日噬臍莫措命也何如天乎無據而今而後私門誰主痛腸摧割何所怨訴奠以告哀涕淚如雨

兄髙

嗚呼士龍克配天地人謂伊何存誠之至嗚呼士龍克紹周孔人謂伊何傳道之統卓然自立匪求己知貌醜言訥恬不干進博學有守遇事敢為凡此四語廷臣薦辭一遇君相草木知名吾家之瑞天下之英規模宏遠粗見一二文章事業乃其餘事一歲三遷驟至五馬殊

不驕人姁姁儒者德修於己翕然丕應有不逺復容受
以正神鍼一砭釋我至疑分雖吾弟道實我師摻别游
宦寤寐心馳聞致安問眞情寓詩尚覬顯用行其所學
為世指南覺所未覺乞歸待次雖慰拳拳應酬百日未
暇盤旋如何輕信不慭於天比喪兄弟復悼惠連罹此
劇禍我心傷悲一動一靜如將見之生平行事宛類叔
父有子可託以光宗祖嗚呼士龍衆方仰德溘然朝露
孰不嘆惜嗚呼士龍我病方瘉來告斯文慟哭流雨

姪純伯僅仲任綱紹叔似繹洪瀛泳濬等

嗚呼蒼天何寃如之匪直我家我身疇依惟我叔父道學一時識與不識祥鸞瑞芝況我諸姪同門共枝勤誨勤載金玉與期恩則我父義則我師純等不肖小人其歸奄忽無疾遽玆永違天或可問報施何虧寓誠告奠罔極之悲

鴈蕩山能仁寺住持僧從瑾

惟公踐履超古皇前混不自衒人無知焉在彼在此如

珠走盤迫而後動乃見一斑應用便便隨寓光鮮渾淪罔測孰窺其全我之與公久契忘年歸來一笑風月依然約我秋後蠟屐登山得書旬日遽聞飛仙虛空失色萬口莫言公之所詣同地同天死生來去實非變遷惜乎此道未能廣傳我衰策杖遠出林泉公其鑒茲盃茗爐煙

判府趙祕閣墓祭文

維嘉定十五年歲次壬午十二月乙亥朔十五日己丑

朝請郎直秘閣知温州軍州事趙汝譡謹以清酌庶羞之奠遣迪功郎司戶參軍趙希恮致祭于故常州知府寺正薛公之墓夫尚德憲賢扶教勵俗古人下車蓋汲汲焉不敢後也惟公幼孤自立有志當世學本六經貫穿百氏賛猷制幕行峻守端試令嚴邑識先備完宥府薦賢前旒錫對淮邦阻飢杖節補外振業流民既居且安王心載欣進秩歸班才高論崇為時所忌再領州麾遽作長折我生最晚恨不同時朅來假守景慕風規官

歳有常阻拜公墓歸心典刑寓誠樽俎尚饗

挽詩

朝散大夫權知温州軍州主管學事莫濟

令代論儒學如君德最優是非千古事出入九家流身殁言猶在官卑志未酬儻令興禮樂端不後程仇

承議郎通判温州軍州主管學事廖珪

大學傳伊雒深仁浹武昌談兵劉子政論事禹賓王屢見温辭寵頻懷輔郡章壽邊殊未究遺恨滿江鄉

迪功郎充温州州學教授徐嘉言

卓犖才名四十秋屢攄良策動宸旒傾河議論誰能敵

唾手功勲未肯休方快九霄搏鸑鷟俄驚長坂蹶驊騮

天公應叱六丁下著述文章盡捲收

宦游將適鄭公鄉衆説膺門氣味長欲效然明畧陳語

那知叔向罷登堂眦壇不試新分竹雪水空瞻舊芟棠

天不憖遺何太早忍看埋玉向高岡

迪功郎温州司法參軍魏興祖

與學傳伊洛生平盡此心多聞推子貢一唯妙曾參知
識皆文武才猷冠古今斯人若斯疾吾黨恨尤深
至理窮微妙經綸特緒餘鄂城資豫備淮甸得安居慨
慷陸公奏詳明賈誼書今辰悵埋玉慟哭滿鄉閭
朝奉郎新權發遣廣德軍主管學事何伯謹
剴切憂時論慈祥濟物心貫生年尚少平子慮何深徒
抱經綸志俄聞訃告音朔風傳殯挽誰不淚霑襟
迪功郎新差監提點製造御前軍器所孫觀正

眼看嘉木斧斤摧竹路淒涼孰不哀高論每開前席聽讜言曾欲挽裾回膏銷果見龔生夭公嘗受道隱者然有濟時之念晚乃廹於從官不能卒其業蓋其業得已而人莫知也芻奠空悲徐孺來從公受業多一時少俊者儒效俗傳今若此蒼蒼福善竟悠哉

廸功郎温州司户參軍陳樞才

耆舊襄陽傳風流月旦評此翁尤間出當代總銷聲遇事皆迎刃遊談可伐兵孰知死諸葛英氣凜如生

晁董科名累向雄利祿儒惟公傳洛學處世類齊竽湖

外嚴兵戌神幾析使符恍然成昨夢一弔東徐叧

從政郎温州録事參軍錢泌

蚤悟傳心學精微造本原讀書殘萬卷落筆動千言孤邑驗英略流民感至恩顔亡雖可痛自有不亡存

偉矣萬人傑精神運五兵議屯謀甚婉料敵智尤明謹厚唐劉氏淵源漢賈生斯文嗟遽喪哀挽淚縱横

月潭甄龍友

驥不由窮巷龍曽演瑞圖衣傳衣道潔夢接邵堯夫四

十年全未三千行豈無飄然何太速愁殺莫生芻士龍不應科詔好周易學

贈別文章妙分攜六見秋真書藏相府循吏說湖州不作三公入同誰八極游朔風吹壯淚應滿藕池頭士龍有送龍友赴西外宗教序今留梁丞相府

有子才而美知君死不亡刀圭徒有驗兵法豈無妨王樹新埋沒金丹舊渺茫魂兮來止此極樂在西方士龍深於內樂復嗜談兵亦知佛法云

徐定

今古名流特地奇生平學術得真師纘將管樂為操藴論切周唐入設施經理遠橅歸使節撫循中道稱藩麾堪驚四十成埋玉嘆息襟期有未為

行狀

宋右奉議郎新改差常州借紫薛公行狀

曾祖庠　皇不仕

祖强立　皇仕江寧府觀察推官累贈左光禄大夫

父薇言　皇仕起居舍人

公諱季宣字士龍姓薛氏其先世家河東後徙福之長溪廉村至唐補闕令之後又自廉村徙永嘉而光祿公始顯四子司封郎中嘉言敷文閣待制弼及舍人皆第進士昌言為婺州通判舍人從胡安定先生學以丞相趙公鼎薦仕於朝秦公檜相定和議舍人廷爭移暑中寒疾卒母胡氏安人後十三日亦卒公六歲而孤撫於待制伯父長任以官公從待制宦遊四方尚及見故老

聞建炎紹興初將相大臣趙張韓岳諸公事有當世志而樂道其人年十七荆南安撫孫汝翼辟書寫機宜文字孫氏藏書多公一意講說紬繹絶不治科舉業有隱君子表溉道潔少學於河南程先生聞蜀薛叟名求得之道潔繙六經諸史以觀叟叟笑曰子學博而寡要其相授受嚴約蓋如此湖湘間皆高仰道潔公師事焉繇是益自斂制充養蜀制置蕭振辟公務為蜀部將有狠訴統置者公當以犯階級法幕中或論縱之公以軍政

爭不克謝去盡其禄直貫蜀書以歸爲鄂州武昌令故太尉劉公錡鎮鄂渚公論武昌形勢直淮蔡今見户三千五百弓級財五十人士軍十有九人宜蚤爲備因陳屯田分戍保伍以寬民力之策會有旨營田一卒二十畝縣官盡征之公告鄂守宋似孫曰是非漢屯田之㑹漢兵民也使之屯田豈曰不可今非惰游不從軍彼不素知田家事驅之緣畝必不樂曩時王彥營田湖外遣二十將潰者十有八而況盡征之乎且齊民在野環營

以軍殆必爭利成閔盜戍夏口公曰宜戍武昌備申蔣故樞密使汪公澈宣諭江淮公上書言自權臣柄國士氣索然趙張之放莫敢尚德岳飛之死莫敢趨功今卒有意外之虞誰其禦之因論邊事甚悉及營田宜亟罷歲餘敵犯襄陽而還兵圍光甚急汪公問策安出公曰以蔡要害得蔡則光圍自解成閔克蔡光兵果遁于是敵東道傅合肥王權退次柘皋李顯忠亦不利卻成閔東為援公又白蔡不可失若乘勝拔潁昌道陳汝直趨

大梁則廬兵不戰可屈捨蔡援廬是棄投機之會為連雞之棲淮泗虛矣又曰敵空國來寇苻秦故計也今我不可復戰惟當畫江固守而以奇兵遮擊首尾阻前顧後勢且自沮輿尸一决其禍必大初公試邑年甚少方天下無事豫陳邊備諸公唯唯未遑也居無何邊吏倉卒興發騷然柴桑遷孔子宮避戍將嘉魚壞學宮繕壁壘江湖間稍騖於武事矣公顧以和糴傷農三白郡解印綬去為奏罷糴乃已比寇至蘄黃以南列邑無寧居

守令竊議内徙宦江湖者歸㛐相望於道公迺議死守不去與民期曰吾家即汝家一旦有急吾與汝偕死敵民亦自矜奮三分其衆更壁縣下二總首帥輕舟守安樂口白鹿磯且乞師於汪公得甲三百樓船十艘氣聲張甚渡江來歸者數千家江西恃以無恐諸公繇是翕然稱慕交章繼薦汪公虛幕府官以待比其入也欲以公朝行在所轉運判官王邀㓜罷信陽守檄攝軍事既解縣爭欲辟留淯考改官公並辭不就其後營田二十

卒田二頃歲得穀六百石廩錢乃七十二萬米一百八十石闊遠或數百里一壯馬負二石穀從以騎士詣諸大軍其費視民間買穀價相若士苦之㣲往道棄穀去又壅民之水利而掩其善田州縣莫敢如何營田終廢金兵既去明年蔡果不守尋復議和朝廷於此亦棄唐鄧封畧止於沔南矣蓋一如公言公治縣事為之經理必曲折盡人心不苟作差役宿戒里胥披籍次第條二十餘家未差已差别為行且疏其強弱某堪一役某堪

再役於其末白任某人某歲月序當役以付案案任之付録事録事任之乃差差已有訟不均舉其籍俾訟者自覆視五民五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隊若干隊為總不以其鄉分畫惟地之形便諸總旗各為色槍杖皆中度舍姦有禁詰盜有賞其以巡徼遇非常死事者為棺賵之復其家田若牛租三歲總首得與令相問報専達不關縣胥巡尉非縣檄毋得擅征甲士在邑五日一閲官賦之糧而賞其最鄉惟所欲偶習於總首之射圃

毋贅聚其爲士若大姓附編存之勿籍俾輸財與力佐
治戎器其將輸信陽也凡一千八百人致米九百石行
必爲陳日暮各以部曲相地頓舍以槍爲壁鳴刁斗設
伏公食飲卧與自同役夫醫護病者不偕至不宿府檄
治砦屋百數區泝流二千三百餘程日立辦公借材於
縣人度長圍大而加償之賦鄉挽舟而五分之以居者
之四供行者之一匠人亦各俾一鄉償其僦費舊財賦
名色異爲籍雜不可省察爲都籍以提出入之要鈎摭

侵姦以除無名之歛諸案事以其劇易分日久近爲旁行譜每以日加申稽知其次否故不次宿吏于次抄積不銷爲走歷日揭其名數以便主簿者之鉤攷而因察其惰民頼其便凡公意趨鄉鼓舞從之豪民衛仲堅王安道更數令不能役及是以次受代安道語人曰失令不爲馬能瀕首他令創鄂營八百架總㡍請分事公約剪伐某所茅某所木竹應日而集縣有鍾吳二盜魁大府屢設方畧求不能得公以誘總首王宗元竟諭吳降

之為買田産改業為民鍾滋甚俄斬之而至信陽之役
選徒鄉屬而邑二隊首固請從曰吾知縣出矣吾何敢
處是役也露次不驚訖歸不惰道邊梨棗下無跡邊民
謂閲過軍多矣未有若此肅者他所區處民吏皆化服
類此調婺州司理參軍居五年用樞密使王公炎薦召
公懇求之官不報於是上在位七年矣入對進三説一
審政本躬細務親鞍馬以權為經本末倒植況動煩宸
衷國論靡定權移近密衮職日輕降人侍從之虞魋獵

固寵之術意有所偏患生不察臣願陛下以靜養恬晷小圖大遴三公之選責以進人才張綱紀延端直之士與之講問學求治道歸有司之常務屏馳騁之細娛沉潛待時安往不濟其二冗官冗兵周官惟六漢別九卿自東都有尚書六部唐置內諸司使增員浸多有職蓋寡諸路帥臣在古州牧國朝以來置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提舉常平茶鹽總領市舶坑冶茶馬諸司屯駐之軍又別置都統制牧伯之任分為五六而州之知通

縣之令佐不相統臨各行其意臣之所謂冗官此也太
祖皇帝增置禁旅令禁衛與諸州禁軍是神宗皇帝立
將兵之法令帥藩係將禁軍是太上皇帝收諸將麾下
作三衙御前諸軍令大軍是四者之外復有弓手土軍
役兵令惟大軍勝戰將兵而下廢為隸役臣之所謂冗
兵此也苟得其道更張不驚顧陛下處之何如毋憚難
也其三虛稅武昌絕戶屋租屋亡而租在德安岳飛牛
租牛亡而租在永嘉海溢濱鹵之田田亡而租在凡此

宜悉蠲除以惠貧下當是時上志在中原王公炎方數進見語合驟登用薦公甚力公未至則謝曰聖上天資英特羣臣亡將順緝熙之具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興之業徒僥倖功利夸言以炫聽令俗皆曰中庸大學陳編缺簡然物不兩大心無兼慮天地之道忽畧根本而奔走軍旅之間舛先後之序而却施之雖復中夏猶無益也比至王公再見縱談邊閫事公曰既曰論兵竊嘗評以孫子始計之書未見其可方今人人異

意不可謂道災異數起不可謂天以江左爭中原不可謂地以貪御驕不可為將將不恤士士不安法不可謂法集一圖九古人寒心求之時賢誰能辦之況今三衙御前舊卒畧盡江南白丁何以持久常平錢米在所虛數以此餽師其能繼乎兵交民困或未免蕭牆之悔即幸勝之方上勞廟算伏惟以仁義紀綱為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如曰上獨斷耳去位可也又曰天長可以入維揚清流可以向六合淝水可以下合淝北陝之隘

盧江之徑武昌之近新息秭歸之地商於子午南達梁洋岷洮東近威茂用兵所徑忽不之備然而獻計者但曰無患非偷則狂有旨改宣義郎差知平江府常熟縣明年大臣數言上復召審察公固辭其友人秘書省正字劉朔以君命相風厲公雅意廉恥道鮮自一介不宜菲薄遂白丞相陳宣公俊卿曰周公寧以戲封諸侯開成王不敢玩人之心鄭侯身追亡將移漢祖嫚士之習古人格君之業於是乎在有如假令以匹夫之節一感

上意亦足以擻陳丞相罷免虞公允文相益趣發不懈自召命下公請之任六七不報又請奉祠不報積十有八月而後就道至數日則欲引去侍從有留行者除大理寺簿方虞公鋭意於事一時言利言兵自衒鬻者甚衆守經不阿或被罷斥公見之晚猶冀幸一改聽始從容引番吾君說趙相國公仲連事諷以功業㰍然咎在進賢未廣置助不善丞相亦矍然爲敬頃之乃反覆切論儌功太速興事太輕速無遠橅輕則中廢經濟天下

當與天下士圖之陸陸鄙夫嗜利自市試跡前事今皆反繆願公易慮勉終毋為但悔會江湖薦飢民流淮甸邊州又有言歸正人相屬者上命帥臣漕臣共安集之逾月奏不至丞相召公問所當施行俾條列將議遣使公皇恐謝不敏且淮事難險度固以問因疏數端一責成帥漕毋以遣使使者所過州宿留循行未周已及春夏二新民未見便輙勞苦州縣百役為是懷故鄉無長居之心宜畧如孫吳屯田都尉故事自立營壁他縣使

勿與三宜先定要求誠以闢地而已縣官一無科馬悉
以故陝西弓箭手法復其租四歲穀既登漕司致布帛
茶鹽凡民所須率令穀價視物價稍昂以博糴就藏屯
所為後備因言若辟屬吏若移用錢米若括隱田茲事
體大必遣使非選擇重臣持節漕帥州縣何以協使翼
日有旨以公將命淮西公即言流民或前散寓山谷依
大姓閙令使者必相攜持聚城邑仰食於縣官卒有累
萬之衆將安取給且請以淮西諸州縣係省不係省錢

一得以便宜調度朝廷尚難之公重謝不敏尋得旨以見錢米一萬緡二萬石行不足用聽次第以聞是歲乾道七年也十有二月八日公至合肥明年正月抵齊安布宣天子勞來德意分遣才謹吏徇視大抵安豐以東來者畧已隷主戶矣即撫勿徙沙窩以南稍稍未有適鄉公親履阡陌閭審度山澤曠地以為合肥廢圩可因以設險斷柵江保巢湖而舊黄州古邾城也路直垂瓠置莊旁近興時寇不能潛師徑度迺與安撫趙善俊修

復三十六圩且於舊黄東北置二十有二莊居之凡合肥戸三百四十有四口一千九百九十有六勝耕夫八百一十有五為田三百七頃八十有四畝齊安戸三百四十有一口二千一百一十有一勝耕夫六百一十有四為田四百四十有四頃五十二畝率戸屋二間二夫牛一頭犂鈀鉏鏊钁鐮刀如牛數三牛犂刀一每甲二轆軸一車其受田人種子錢五千其家以口老壯少為差賦米及秋止凡費錢緡二萬米石六千而壽春歸正

及自占若為隸農於大姓者亡慮振業三千餘家要約明具器用便利廬舍有伍疆場端正場圃牢收陂溝路橋率皆治脩病醫死塟所謁輙得遷如歸居迺請還始大臣白遣數人各試其備邊計畫往往設飾為辭以上功天子雖不盡然之姑惟闊畧庶幾或報効公之行也至固始求所謂北歸人者凡一百十有二家皆土著數年而新附者財五家光守宋端友更以舊戶比新戶詭為奏甚者賊殺歸人掠其善馬公即劾奏端友譔敵時

端友進賁環列根柢連附不可撼動人皆危公奏上天子獨怒下其事於理將窮竟問治端友暴以負死繇是頗疑邊臣亡狀而所白遣大臣顧無欲得事情之意於公齊安之請還也命覈麥田留累月覈已又命視鐵錢事公歸對卒罄所見聞復上首論州縣田簿甚具而淮地實不加闢臣諏其故大抵主戶占田一畝數頃輸租僅斗斛耳而履其產彌日不徧既不能自耕又害他人耕何以聚人保境宜令刻請以徠遠民來者務得居者

患失主客力競將無曠土再論今邊郡田野荒蕪勸墾
文具總首空設蠲除苟簡循淮而南則有和糴則有鐵
炭則有建康草料之征勞遠虛邊以資江左守將數易
以苛繼苛一郡三邑二令罷憒險阨非一不過合肥歷
陽居巢三戍夫以陛下規畧而稽誤至此或者外治不
可成歟臣愚妄意推本自夫不計而謾為而後外以鹵
莽報不思而出令而後外以難行寢號為責實未免徇
名則趣辦皆循名之人志在大功却規小利則迎合皆

規利之輩誕謾者敗而不誅詼悅者察而不去言既上
壅人多自營宵旰十年竟亦何補臣謂内治不修無以
整外惟望責宰輔以坐論其原收賢材以博圖其緒兼
聽虛受以去壅閼朝廷正則疆埸理矣惟陛下留神三
論左右之人為欺囊橐遡為援則遠堅大為間則小肆
彼其刺候辭色占揣意鄉開闔將迎莫狀其巧託正以
行邪僞直以售佞薦退人物曽非誦言游揚中傷乃自
不意一旦孚號揚庭雖出睿斷喜怒氣飫已歸私門齊

威之强不在阿即墨大夫之誅賞而在毀譽者之刑毀譽無證則不行焉胡能禁欺陛下誠幸聽臣無自立我收骨鯁棄軟熟察此非難洒悉數骨鯁軟熟情狀上極開納讀奏至齊威事進曰臣觀近政非無阿即墨之斷柰何毀譽之人自若上曰正待理會公盍口疏治邊非是曰買馬亡幾習至盜馬敵將寄聲問故卒索歸之國家何至乏此而自傷體若是詔即罷買又曰日城淮郡以臣觀之未知守所合肥板幹方立中使督視卒卒成

之迺者臣行過郡一夕風雨隋樓五堵歷陽南壁缺而居巢庳陋如故迺聞有靡緡錢鉅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陛下安取此乎上問千秋潤何若對曰始臣行時方冬水落潤不勝舟比歸夏潦時至江潤合流渺然矣是將焉用上曰聞亦險要對曰若以兵法言之漸車之水足以制敵藉此為險無乃不可又曰外事無足道咎根不除抑臣深憂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浮稱道陛下誠明聖儻因貌言萬一垂聽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

也又曰近以好名棄士臣伏思念好名特為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上悅連言極是於所汲引士皆旌賞先是上即道遷移兩官又除寺正有自邊來覲者則曰薛某凡可為國知無不為而又注意傾洽以聽罷行如響故諱缺失者相目矣數日除知湖州朝辭劄子論科折不明示數輸送不即除籍及祖宗分鎮强邊之法曰陝西為五而統於永興河北為三而統於大名有塘濼方田稻

田榆塞為之險城堡寨鋪為之防弓箭社弓箭手蕃族熟戶為之羅落他路迭戍悉受節度幕府州縣惟所辟自种折二氏外別帥則以三衙若三司都轉運使為之能績效驗入備政府夫地分則守固勢連則情不隔權壹則足以有為賞明則知勸光堯中興沿邊置鎮茶鹽之外舉推舉之將以固圉計亡易此臣願按行成憲舉衆建鎮守統帥不限文武忠智是使且無拘文無要小利無以日月為斷卒章尤剴切曰方今諛媚成俗舉世

尚同泛觀設施誰曰盡善偏辭先入異議不斷百辟盈庭幾成孤立是日奏罷上留語良久公將退特溫辭寵藉之大旨謂書生姑息而辦事者以苛為能煩卿輔郡冀以中道理之公對曰臣學於師以事陛下惟中道爾上曰如此朕復何憂公至郡踰月戶部奏言諸州經總制錢皆出場務酒稅雜錢分隸以納令多隱餘分隸不盡得自便恣用請更為令監司納歷州縣以凡日收錢摭實係歷分隸否則劾聞令下吏相顧莫敢建明者公

獨首奮為當路言之其畧曰舊額凡雜納錢以十分為率分隷四為糴本六為係省錢其後迺始增以二分分隷總制錢是時州縣未病之也然亦寖尋於奇羨矣久之乃裒羨錢校數歲之最為額以十分分隷之七為總制增稅三為在州錢愈非舊比已復積有上供月樁大兵打船修船六分贍軍移用降本竹木等錢科色不勝繁矣而隷額如故既不足以應計且歳費彌廣郡用彌匱緜此場務鑿空以取贏雖有奉法吏思以寛弛予民

而不得騁若復隷額外之征掇其强半官吏自救不給民病甚矣且以湖之都務糴本係省初為錢二十三萬五千六百有奇自總制之起為錢五萬八千九百有奇與故合猶日課二十九萬四千餘錢而已重以七分增稅為錢二十五萬三千七百有奇又重以上供若大兵之須凡四十萬八千錢有奇使令旦旦得八十萬錢充入經總制之額其餘為上供諸雜須錢且患苦不足況不盈此鄉所謂係省在州之數悉闕亡有約此推見他

筦庫盡然郡將安仰如不得已宜以日收錢先樁上供諸雜須之餘迺條歴分隸庶或可行不然不敢奉詔版曹悉逮庶胥俾持條法詣曹自解公辨並力臺諫官感發相繼疏爭之上乃寢前奏湖無苗米饟軍歲糴七萬一千五百餘石為緡錢二十一萬自添差武臣路鈐轄下至進勇效士一百七十有一員軍員五百三十有一人其廩稍為緡錢距二十萬以他經費合往歲凡用緡錢五十二萬餘舊例烏程歸安二縣折丁錢歲十三萬

緡七年有旨減折丁錢大半其以全輸者聽以明年除之是歲所失七十有餘萬而大農和糴六萬石以銀交子高徒欲用錢二千省得米一石郡不忍裁市直則當補錢萬六千緡僦載之費不與焉益以就禄八十有三人不啻為緡錢二萬明年郊祀進獻賚予之幣齎亦以二萬緡數凡增費十萬三千餘緡以亡加增大都闕緡錢十有五六萬公曰是雖劉晏將奈何亟請於朝乞以市直償民糴錢乞以折帛紬絹錢撥除折丁錢乞汰軍

改徙寬郡乞節冗長差授在郡裁三四月自抗論分隷
後執拒大事累數論日與權貴征利爲敵雖或依違郡
民少蘇而不能平者滋衆獨賴天子簡記所以見覆護
甚至始公嘗薦某人有材識他日某官闕員宰報擬數
姓名以進竟擢某人爲之郡丞趨時好干政引章避之
爲易他丞嘗遣中使有所廉察浙西諸郡獨不入境用
是故不敢輙動危之然公歸志決矣即稱病請奉祠不
許會除代一月章五上已又旬四改除知常州公方鄉

用人人期待行所學不數月久勞於外還七日乃出守
守十一月罷罷歸之百日以疾卒年止四十邦君朋友
曁後學哭之過乎哀四方賢大夫士千里交相吊也公
之學蒞事唯謹宅心唯平其燕私坐必危然立必嶷然
視聽毋側欬雖所狎笑言不以戲自著抄書及造次訊
報字畫不以行草几篋筆研衾枕屏帳皆有銘豪釐靡
密若苦節然要其中坦坦如也故其寡欲信於家行推
於鄉正直聞世而居無以逾衆人公自六經之外歷代

史天官地理兵刑農下至於隱書小說靡不搜研采獲不以百氏故廢尤邃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之制務通於今或者疑公之博蓋其所自得精一矣名流問質或往復累數百言旨要無二大抵以古人小學神而明之大學之道傳遠說離故漢儒守器數章句名家小知穿鑿異端之徒乃一切屏事忘言後已高論虛無而卑者滯物卒不合合歸於一是爲得之讀其書知其博之約也公不求聞達於人有一長薦稱必備居官不出位

遇大事義所當為斷爲之嘗掇拾管樂事為傳語不及功利平生所推尊濂溪伊洛數先生而已告學者則曰毋為徒誦語録有浪語集若干卷書古文訓若干卷詩情性說若干卷春秋經解若干卷旨要一卷中庸大學說各一卷論語小學若干卷資治通鑑約說止若干卷九州圖志止若干卷餘未就公患五代史闕略修之亦未就若陰符握奇山海經古文道德焦延壽易林及劉恕十國紀年莊綽楪著譜林勱本政書姚寛漢書正異

之屬皆校讐爲之叙其文精確趣實可以濟世其經説
不並依先儒其校異書必解剥其不正者娶孫氏父汝
翼也初汝翼與舍人友相得舍人死汝翼遺書待制曰
言吾有女才且淑異日宜善事夫子吾將以室起居之
孤比歸公婦行皆應書公卒其友人張淳欲悲遺衣服
以歛書銘如古法能俛聽蓋不失公意云一子曰澐補
國學生公以卒後之百四十有四日十有二月壬申葬
於吹臺鄉慈湖之原傅良丙戌丁亥歲授徒城南公間

來過教督之明年謝徒東書山間屏居公又過之問治何業竭己所以得對公曰吾懼吾子之累於得也即詔曰宜若是歲己丑冬遂往依公具區滆上卒學茅茨一間聚書千餘卷日考古次今中明年秋試大學公適赴召於是鄉諸生及他邦之友咸在又日相與從公居遊凡七八年間違公久者惟公使淮守霅川時為然然亦率不一二月書命輒至至則具道所言與行事故世多知公詳莫如傅良今取其出處事言之大關治道學術者

為狀餘不著乾道九年十二月某某日門人廸功郎新

秦州州學教授陳傅良謹狀

墓誌銘

宋右奉議郎新改差常州倅紫薛公墓誌銘

東萊呂祖謙

河東之薛有降居閩之長溪者世久不能迹其始既又

家於永嘉其長老之記曰唐補闕令之後遷焉裔孫以

庠馴行聞於鄉庠生强立始修補闕之舊續其禄蓋終

江寧府觀察推官贈左光禄大夫光禄四子嘉言尚書
司封郎中昌言通判婺州弼敷文閣待制徽言起居舍
人公諱季宣字士龍起居之子也起居學於胡文定公
安國而雅爲趙忠簡公鼎所厚其立朝皆有本末最後
忤丞相檜建興敵和起居自殿坳直前引義固爭反覆
數刻中寒疾以卒夫人胡氏亦繼卒於是公生六年矣
伯父待制收鞠之任以官公幼逮事過江諸賢聞中興
經理大略已能知喜書從老校退卒語得岳韓二三大

將兵間事甚悉志尚犖犖與常兒異年十七起從妻父
荆南帥孫汝翼辟書寫機宜文字汝翼善表漑道潔虛
郡齋迎致之公遂委已師焉道潔及登河南程夫子之
門聞蜀隱者薛叟名晚游蜀以物色求之莫能得未至
一郡並舍有叟旦荷笈之市午漏下輒扃其戶道潔從
壁間覘之方隱几默坐意象靜深問諸鄰則曰是鬻香
薛翁不知所從來道潔亟欵門以弟子禮見旦往陳所學
叟漠然如不聞久之乃曰經所以載道聖人作經以明

道子何博而寡要也始與深語未幾復捨去道潔漫浪沔鄂間諱其學絶不為人道獨於公傾倒無所靳公自是篤意於學道潔語公伊洛軼書多在蜀時同郡蕭振方制置四川乃往為其屬道潔期至蜀授以書會偏裨有誣其所部將者公請正階級法議不合謝去遇道潔於峽而公既出蜀矣調鄂州武昌令武昌號難治連敗數令公年尚少郡將部使者易之迎謂是邑久不可為子敢當之乎公曰獨患在上者以縣為可為令知其不

可為則可為矣顧寬其銜轡俾得自盡皆諾之科徭與發卒以公故獨不及唯論和糴始不見苔欲解印綬去卒體其誠得罷公既獲乎上民賴以寛有廢置皆爭趨和乃大治版籍期會簡稽出納悉就繩尺密而不煩嚴而不迫金亮未叛盟公白其長視其要害前備禦輙不省及真郊稍稍即公咨計畫光圍方急公策之曰擣蔡則光解既而成閔克蔡果解圍迺金亮悉衆瞰江詔成閔還師入援時汪樞使澈宣諭荆襄公告以閔得蔡有

破竹之勢盍守便宜勿遣令閔乘虛下潁昌徑陳汝趨汴都敵内顧且驚釋此成業而聚屯相仗鮮克以濟不能用閔晝夜馳不頓舍後騎能屬者三之一而陳蔡新附諸城亦踵相接復爲敵失江淮仕者大抵無固志紛紛遣其孥繫馬庭木以須公獨留家不遣誓與民俱死縣故多盜鐵冶營田碁布諸鄉亡命姦人出沒其間所治即孫吳故宫自古江左重地也公念除盜上策莫如聯保甲釐陲有事唯素整者可不亂乃訪求河北陝右

弓箭手保甲法及淮西劉綱保五要束討論甚具會有五民之令乃出其法行之五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隊因地形便合為總不以鄉為限總首副總首領馬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蠲其身俾其財共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射圃民暇則習無蚤暮之節盡禁蒲博獨許以擊刺馳射角五日更至廷閱其尤者勞賞之里閭皆以武力相高氣俗一變旗志總別為色槍杖皆中度候望干掫不幸死者予棺復家三歲諸鄉皆置樓盜發伐鼓舉

烽以相號召瞬息遍百里盜為衰止總首白事吏毋得預追胥興發一以縣檄為驗環邑溝瀆不濮夏潦沒道在事者病之役大莫敢睥睨及保甲成天大雨公出坐通衢傳呼總隊具畚鍾賦丈尺三日而畢武昌自是無水患市多火公戒諸隊鈎繩梯缶各專其一暮夜倉卒隨用而索甚速且整火不能災縣治白鹿磯安樂口皆置戍復請於宣諭司得戰艦十甲三百羅落之守計定訖敵退人心不摇大軍之屯州縣客主不相能多為鬨

恭公曲得其歡心以事至者必微見曲直而明假借之皆大喜且大服誓死以報內郡發粟輸邊縣當餫信陽公部以往先是諸將出師部勒無法或侵苦之道殣相望文吏董役者則人甚焉民見調軛與親戚為死訣公語父老曰子弟相從者吾受其無咎皆憮然陽應既發隊伍次舍悉放行軍親與役夫同苦樂病者挾醫護視始輕所劇負則皆弛之增劇則以馬若輿載之病者未至隊長毋得即安號令齊壹道上擔肩相差如引繩無敢

少蹉跌觀者相語曰此誰將軍部曲耶乃整肅如是既而知為武昌白丁相視歎息斯役也在行者千有八百役罷死者一人跌傷者一人其餘全歸還畀其父母妻子如初約當是時諸公爭知之舉辟交至公一無所就從吏部銓婺州司理參軍召對首言治體有本末顧遴三公之選責以進人材張綱紀延端直之士與之講問學求治道又論中都官員多職寡牧伯之任分為五六唯大軍勝戰將兵而下廢為隸役因道遠方民瘼甚悲

王樞使炎前在鄂熟公治行及是新得政求助於公公語之曰上天資英特羣臣幸得遭時乃忽略根本而奔走軍旅之閒盍以仁義綱紀為主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改宣議郎知平江府常熟縣退待次具區滈上明年復召審察公固辭徘徊踰年乃就道至則除大理寺主簿是歲江湖大旱流民往往北渡江邊吏復奏淮北民多歉塞者虞丞相允文白遣公行淮西收以實邊公持節勞來耄稚滿車下為之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

十六圩立二十有二莊於黃州故治東北以户頒屋以丁頒田二丁共一牛犂杷鋤鍬钁鐮具六丁加一鏊刀每甲轆軸二水車一種子錢丁五千廩其家至食新罷凡為户六百八十有五分處合肥故黄適等而合肥羸故黄三户户授二室受田之丁合肥八百一十有五為田三萬七千八十有四畝故黄六百一十有四為田四萬四千四百五十有二畝會其錢若米之費財二萬緡六千石流民已為大姓有者仍隸其主户就撫之並邊

歸正者振業之合三千八百餘戶始公以乾道七年十
二月至淮西反命以明年之夏計道里往來與察邊郡
檢麥田橛鐵錢之屬專於田事者僅數月壁築冶鑄斵
削皆受成於公賦役省而功堅度可支數十年位置向
背經緯條達民生所須不外索而足淮人謂耳目所未
覩公曰吾非為今日利也盖合肥之圩邊有警因以斷
柵江保巢湖故黄實古郛城地直蔡衝諸莊益輯則西
道有屏蔽其措意深遠矣光守宋端友自上招集北歸

戶一百十七公至固始驗新民止五戶餘保塞數年端友混新舊戶為一籍以幸賞異時有以善馬涉淮者殺而要奪之公亟舉奏端友有挾人謂章且不下語聞上感悟屬廷尉治方窮竟端友以憂死習為媒者皆悚而虞丞相始不樂公矣故為多端縻公以緩其歸或迎說公見上盡少自紬毋與當路者忤公曰上遣我視邊固欲得利害之實吾而自惜誰當為上言者卒極陳之且曰臣根本其㪣不計而謾為而後外以鹵莽報不思而

出令而後外以難行寢號為責實未免徇名則趣辦皆徇名之人志在大功反規小利則迎合皆規利之輩誕謾者敗而不誅諛悅者察而不去左右為欺囊橐邇為援則遠堅大為間則小肆其薦退人物曾非誦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斷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非無阿即墨之斷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上欣然開納公復進曰外事無足道咎根不除抑臣深憂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浮稱道陛下誠聖明倘

因貌言萬一垂聽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曰好名特為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惟恐士不為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上是之隆興以來經理兩淮受遣者且數十輩發御府金贈聽施置自便閱十年鮮有當上意者及公使事有緒恨得公晚進官二等除大理正側席遲其至顧問䌷繹奏請論薦皆報可聞者意公且用矣居七日出守湖州入辭語益懇到上慰勉遣焉公既數摩切左右而湖多權貴人田宅事與相

加尤數公平心問理如何不為變益害公合力撼搖上
記其忠獨保持之始至書獄多入死訊其由則棄市者
民間或竊祠之名傷神惡少遂輕相讐殺不顧公亟屏
絕之死獄大減條境內淫祠次第除撤會去郡而毀土
俗小民悍強甚者數十人為朋私為約無得輸主戶租
前為政者或從史之公嘆曰郡國幸無事而鼠輩頡頏
已爾緩急之際將何若取其首惡黥竄遠方民始知有
奴主良賤之分初陳亨伯劄諸道留州錢輸大農號經

制翁彦國復附以總制㫖進者競裒歛以應賞格已而遂定其多數為歲額州用日削而供億稍餽校軍興前五六倍吏凱法摘抉無遺筭猶廩不能給至是戶部令提點刑獄司以歷付塲務一錢已上皆分隸經總制如式諸郡被符拱手無策相顧莫敢先公獨言於朝曰自經總制立縣額州縣罄空以取盈雖有奉法吏思寛弛而不得若復隸額外征撥其強半郡調度顧安所取殆復為他謬巧重取之民民何以勝戶部鐫譙愈急公爭

之愈强臺諫亦交疏助公遂收前令不布凡可以紓民力者知無不言如論和糴貴賤請更平直徙汰軍寛州添差隷郡者止令見負後勿遣亟封相繼多格於有司則以病謁祠朝廷惜之却其請至八九知不可奪改知常州未上以乾道九年七月戊申卒於家年四十官止奉議郎娶孫氏子澐補太學生公之沒其友張淳治喪程以古禮公配孫夫人能順聽不違里中觀法焉十二月壬申塟於永嘉縣吹臺鄉慈湖之原自周季絶學古

先制作之原晦而不章若董仲舒名田諸葛亮治軍王通河汾之講論雖有牾有逢有支有别千有餘年端倪蓋時一見也國朝周敦頤氏程顥氏程頤氏張載氏相道興發揮之於是本原精粗統紀大備門人高第既盡晚出者或騖於空無不足以涉事耦變識者憂之公之學既有所授博鑑精思幾二十年百氏羣籍山經地志斷章缺簡研索不遺過故墟廢壠步移日以驗其蹟參繹融液左右逢原凡疆里卒乘封國行河久遠難分明

者聽其講畫枝葉扶疎縷貫脉連於經無不合於事無不可行泣官隨廣狹黠寓之於簿書期會之間其僚或聯曹經時而不知公為儒者也平生所際文武細麤不同未嘗為町畦崖岸而去就從違之際守義不可奪言兵變化若神而在朝每以不可輕試為主驟見疎快軒豁潛察之自律度嚴飭雖倥偬札翰正楷無一惰筆少年豪舉既知學銷落不留省其私泊如也公為人平實質確本於簡易行於敬恕而竪志強立又足以充踐之

善類方倚屬公而公則死矣詩書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他所論著若九州圖志通鑑約說之屬藁方立而未究也歲在壬午先君子守黄公夾江為令歸以公所為語祖譔固已瞿然自失後十載乃識公於朝一見莫逆如故交其塋也張淳既誌其壙澐復請詩以揭之喪不能文今既免喪不死矣其可不為公一言乎詞曰

隊緒茫茫獨求諸野有條有源晝夜不捨繄道之窮匪其尚口不耀其章而躬自厚出孚于長于長于君將一

施之乃没元身故吳之蹟故邾之遺旣堙旣平其尚有

稽

浪語集卷三十五

原跋

乾道以來六十年間學士大夫皆知宗薛常州經制之學而其遺文世獨以未見為恨盖伯祖常州得歲四十所為文雖富而猶有未脫藁者先伯建安簿澐早世其孤又幼篋中書因秘不復啓頃華文曹太博持節東川嘗取奏劄及簡牘等刻於蜀矣而亦憾不得其全書旦自外府丞出守臨川至旣數月事稍間因令師石弟從其家發篋中書詮次得三十有五卷而鋟諸梓此獨篋

中所存者耳遺軼尚多焉夫學之為道循本及末由粗入精必正心誠意而後可以治國平天下雖洒掃應對而道存焉未嘗可離為二也儒者不作眩高者騖於空無故言道而不及物循實者囿於名數故言物而不及道二者岐分則學不足以應世用而反為儒者累嗟夫古今富有之理孔孟非有二說顧在人宏而用之如何耳伯祖常州儒學夙成高明縝密於書無不讀必略短而取長於事無不諳必通今而據古每以口耳之習為

學者之戒凡有得於殘編斷簡必參驗訂審不至於理
融不已也其立朝大節難進易退孜孜然惟以進賢退
不肖為務奉使淮堧首正姦欺之罪而以忠實報上出
守苕霅抗論經總制錢之非法不忍重為民困卒以不
合而歸則死矣盖伯祖之學有根有葉有源有流本末
精粗内外如一不變今不泥古措之事業無非實學實
理也其古所謂儒者歟觀先生之文可以槩見矣寳慶
二年八月日姪孫朝請大夫知撫州軍州兼管内勸農

營田事旦書於仁壽堂

浪語集原跋